

我的父亲

□ 吴建梅

2010年3月25日到今天,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了。在这10年间,我一直想起父亲在时的点点滴滴,不由潸然泪下,我真是太想他了——我的老父亲。他那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则,兢兢业业、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,慈祥善良、和蔼可亲的生活态度,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苦难童年 参加革命

1922年农历11月23日,父亲出生在吕梁市离石区西属巴镇瓦窑间村,家庭状况极其贫穷。爷爷憨厚老实,常年在附近煤窑下井当长工,奶奶贤淑勤劳照顾孩子做家务。父亲的哥哥10来岁上山砍柴,不慎坠入深沟丧命。奶奶悲伤过度,随即不幸离世。父亲的妹妹无人照顾给别人家做了童养媳,少吃没喝,受尽煎熬,没几年也患病而死。家中只剩下爷爷、父亲,还有他幼小的弟弟。为了生存,为了给爷爷减轻负担,懂事的父亲就出去给别人家放羊、放牛、干杂活,有时还跟着爷爷下煤窑,担心仅有一身衣服弄脏,只好光着身子下井干活。尽管如此,一家三口仍吃不饱、穿不暖。

1937年4月的一天,父亲同本村比自己稍长者到临县招贤担石板,在那里目睹了红军队伍的言行举止,就好像看到希望,当时也没多想,只是觉得这支队伍好,替穷人办事,还有饭吃,就毅然决然留下来参加了队伍。就这样,一个不到15岁的懵懂少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,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难忘的生日油糕

□ 李凯恩

过生日吃油糕,是山西人民很讲究的一种习俗。据说油糕是吉祥食物,人们过生日能够吃到它,小孩不会生病,平安长大,大人做事顺利,称心如意。

然而,在过去,吃油糕并不容易,因为油糕不是粗粮做的,而是用细粮中的黄色糯米(小米之类)粉,先蒸成糕,再用手做成柿饼大的扁圆形,放进油锅里煎炸而成。农民耕种糯米产量很低,市场上价钱很高。煎炸用的胡麻油,市场上价格更贵。因而吃油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是临县人,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,父亲是独苗,我是长子,全家当成宝贝。我从出世到长大,每逢生日,母亲总要让全家人吃一顿油糕,以示喜庆。第一顿是我出生后过百天生日吃油糕,除全家人饱餐,又分送给全村每家每户,以求全村人保佑我长大成人。长到12岁成人了,过生日同样将油糕送给全村人吃,保佑我白头到老活百岁。

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工作,常年在外,慈母仍然在我生日这天做油糕全家人吃。新中国成立之前,像我这样过生日吃油糕的人家并不多,穷苦农民只能望梅止渴。

1949年我离别家乡,南下来到四川,母亲照例年年一次不少给千里之外的儿子做生日油糕。有一次母亲到村里一家的石碾子碾糕面,转回时路过一处险路,一脚踩滑,连人带面滚下20多米深的茅草坡沟里,幸好有人救起,受了点轻伤。从1958年开始,我的家乡处在困难时期,母亲只能用粗粮给我过生日。父亲从老家前来四川西昌看我时,带着母亲为我过生日吃

的食品,我高兴地咬了一口,吃在嘴里吞不下去。父亲说几年来给你过生日,就是用这些高粱、苞谷面做成的馒头代替油糕。

熬过了困难的三年,国民经济有了好转,慈母手中有了糯米,我的生日在母亲的操办下,全家大小又能吃到油糕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改革使国民经济大有好转,生活由穷到富,慈母的爱心仍然灼热,每年在我生日这天,依旧全家大小吃到美味可口的油糕。那年我同夫人回临县探亲,母亲高兴地对我说,如今别说过生日能吃到油糕,平日里也能吃了。

真没想到,刚过上不愁吃穿的美



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

刚参加革命的父亲,没有文化,根本不懂什么大道理,只懂得既然加入了这支队伍,就要跟党走,对党忠诚,勇敢杀敌,不怕苦、不怕死;听党指挥、令行禁止,时刻不忘参军的初衷,牢记部队赋予的神圣使命。

他来到部队后,勤学苦练,边学文化,边学军事,逐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,不仅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,还能熟练掌握、灵活运用作战军事战术。由于表现突出,于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父亲在八路军115师687团2营8连担任战士时参加了平型关战役,1945年至1947年在晋冀鲁豫军区343教导旅第8团2营8连一排担任机枪手时,参加了平汉战役和陇海战役,由于他作战勇猛,屡立战功,先后被提升为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。1946年,父亲在山东阳谷、聊城、范县一代令还乡团闻风丧胆,敌人当时以悬赏两斗白洋拿他的人头。1947年7月,父亲因在陇海战役中身负重伤,被送进山东菏泽的华北军区野战第一医院第二团养所养伤。伤愈后,在华北军区荣军学校学习一年。战争使他先

后负伤11处,民政部发放了伤残军人证书,享受相关待遇。

1950年起,父亲在华北军区教导一团山西应县大队任大队长。主要任务是开荒种地、修水利建工厂、改造国民党俘虏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批劳动改造工作者。此后的几十年,父亲先后在怀仁劳改煤矿、大同劳改砖厂、阳泉营荫劳改煤矿、太原劳改工程队、大同大青窑劳改煤矿、山西省汾阳监狱等劳改战线工作一直到离休。

无论是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还是转成公安部队到监狱警察。父亲始终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恪尽职守、任劳任怨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时时刻刻践行着自己的诺言,保持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。虽然享受着副省级待遇,但他从不自傲,总认为党和国家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,比起那些流血牺牲的革命战友,自己真是太庆幸了。



好日子,可爱的慈母不幸于1989年病故了,从此再无人为我过生日弄油糕吃了。

而今,人民生活越来越好,又有了快递,临县老家的正宗糯米糕面,很快即可运来西昌,上超市买来芝麻香油,仿照母亲在世时做油糕的工艺流程,自己动手,生日也好,平日也好,都能吃到美味可口的家乡油糕了。

为人正直 做好表率

父亲无论在工作岗位,还是在家里,都体现了他的做人原则。他常对我们说:“我是共产党员,一生要忠于党、忠于人民,工作中都要严于律己,决不能给共产党脸上抹黑。”所以,我们从小受父亲的影响,正正派派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。

小时候有一件事,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。那年,父亲单位调工资,在那个年代调工资不是年年调,更不是人人调,而是有指标有名额的,几年才调一次。按父亲的资历上调一级工资是毫无疑问的,但他却把好不容易的一次机会让给了其他同志。回到家后,母亲还埋怨了好一阵子。当时母亲没有工作,全家6口人,老家还有爷爷和身有残疾的叔叔,都得父亲管,但父亲说,还有比咱们更困难的同志,还有比我工资低的同志,咱要发扬风格,把利益让给更需要的同志吧。母亲也没办法只能默认了。

无情的战争给父亲留下了一身的伤痛,每遇四季交替和天气变化,就特别敏感,不是伤病处痛就是痒,母亲经常开玩笑说,你这比天气预报的也准。那时,我们姐弟几个年纪尚小,不太懂事,只是每天盼着有个好天气,少让父亲经受伤痛的折磨。父亲是离休干部,医药费实报实销,有时母亲有个头疼脑热,身体不舒服时,想随手吃上父亲的几颗药,那肯定是不行的,非但不行,还要受到严厉的批评,父亲说:“吃药自己买,不要占国家的便宜,这样不好。”看起来不算什么大事,可父亲不这么认为,充分体现了老革命、老党员的大公无私精神。

父亲爱学习,带着老花镜每天都要坚持看书看报,有些好文章还读给母亲听。后来几年,戴老花镜都看不清楚了,他就拿上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认真看。

父亲非常关心国家大事,每天的新闻联播必看不误,说起大道理来依然头头是道。有时候我看到他一手拿放大镜,一手指着书上或报纸上的字非常吃力,开玩笑地说上几句“老了还那么认真,学习也没啥用了”,他还很不高兴地说:“活到老,学到老,啥也没用,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,共产党最讲认真”,说的我还真是哑口无言。父亲快90岁时,记忆仍非常好,有一次我试探地问他,咱们国家有十大元帅是谁?你还记得吗?他老人家不仅能准确说出名字,还能介绍每位元帅的生平事迹,并且还说:“我戎马一生,一辈子跟党走走,一辈子穿军装,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。”看着他高兴的样子,听着他朴实的语言,以及因为自己是一名战士的自豪感,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。

父亲在家特别勤快。我们小时候穿母亲做的布鞋,姐弟几个很费鞋,于是父亲就买了一套钉鞋工具,手还真巧,用捡来的废轮胎胎给我们把鞋修理的跟新鞋似的,还挺漂亮。两个弟弟的头发长了都是父亲亲手给他们理,那时候理个发也就1毛钱,他说能省就省,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艰苦朴素,吃苦耐劳,不许有好吃懒做、贪图享受的坏毛病。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,身体力行,让我们不忘本、做好人。

父亲离开我们10年了。省委、省政府,省劳动改造工作局的领导,每逢过年过节都会登门拜访,看望母亲,并送来慰问金和生活用品,问寒问暖,关怀备至,让母亲的晚年生活充满幸福感、自豪感。我们做儿女的也很孝顺她老人家,想方设法地让她开心快乐度过每一天,这也是过世父亲的心愿吧!

父亲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,革命的一生,奉献的一生,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。

亲爱的父亲安息吧!您永远活在女儿的心中!